

藏書

書名臣傳卷十三

○大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

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

俾眉於後即無其事後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

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
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
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
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
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
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
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
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

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
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宣以讓縣縣案驗獄掾
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
以是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
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
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
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肎
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

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慚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

從其所問宜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宜矣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宜言為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

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

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用後乃令死者家各自
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
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
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
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
有効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
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
不敢闚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
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

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贓愼毋然延年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

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止

直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
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
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
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
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
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

遲博出敎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敎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

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慹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敇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

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
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眞其治左馮
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
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
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
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
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抆
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

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
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
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
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
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
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
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

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目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卽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

誦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卽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卒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趙玄

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〇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衆曰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淸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宜甚器重焉嘗誡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

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强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

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勑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刦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項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擒

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欵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

若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賔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賔見任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為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賔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鞫卽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

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長子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

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錐。

○張嘉貞

張嘉貞、猗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爲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召見異之、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郞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幷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

駕願内徙使少相近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内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晩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帝曰卿第往行即召卿矣及宋璟等罷相帝欲用之

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可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傅奏敏於裁遣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

年與務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甞相國矣未死豈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袞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貓能

致工巤不爲室代宗畢其言帝崩衮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既而衮入

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
禮于哀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
州刺史德宗以爲重貶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
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直者
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
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儀
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
人對曰臣初不知帝怒以衮爲罔上即兩換職以衮
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

戰討啟丏塡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涵

青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詞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巳慙服是歲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贈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吏有一錢在鬢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

首中府自効以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强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捕招安司吏至

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豪兵玩寇不可止皆汝輩爲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屯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擾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

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洶洶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玗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業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

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諸老夫亦有謁鈐轄曰行
詠曰鈐轄今往必滅此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
下矣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
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
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曰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
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
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譌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
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
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

于市卽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讙每夕張燈烓香宴坐郡樓上鼓角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一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眞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

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

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

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人[illegible]
無賭博市易不敢諠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
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諡忠定詠少學
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其女
為妻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知之即陽假僕為馭單
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
餽與束帛萬錢張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
深與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

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摘其首斃之少時大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覘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少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祁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質明為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

宿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頭亡矣然
公勿疑不是疚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
收得鄭韶州處士贈薛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益異其
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
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訃至
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
像自為贊也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
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
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予知公事有陰陽否凡

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
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
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師
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
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趣豹
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
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遲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
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都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

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累乞閑
地不許因腦邊瘡兮金陵養疾方許之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四之十八

總論[illegible]

〇七智謀名臣

范睢
蔡澤
孟嘗君
馮驩
春申君
呂不韋李園
蒯通
嚴養伭
陳平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魯肅

周瑜 別見

呂夷簡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

楚絶其後齊出鋭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淸河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

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㕭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

背、季、子、詭、起

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

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

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闒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

令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

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

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實語）子位高金多也（妙語）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

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爲其易太史公兩人斷

語極當極可賞也

○蘇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

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曾非欺之也臣棄

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
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
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
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
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
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

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
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
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
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
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

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

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王務
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
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
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
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
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
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

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
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
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
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
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
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
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
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

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毋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

燕皆歸齊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

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
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
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
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
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
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
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

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
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
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太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
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
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
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

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二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

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此便是勝儀也）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
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
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
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
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
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
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

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

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

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肎聽儀秦
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畱
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
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
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
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
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

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
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
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
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
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
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

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

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

求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
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
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
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
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
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

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
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
（蘇秦未死儀不自謀趙明矣）
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
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
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
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
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
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

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

方明說六國敗從

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此從

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〇陳軫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

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
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
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
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
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
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
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
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
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

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

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

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

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武

王立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
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
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
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
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

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
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
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
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
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
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
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

予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
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
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
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
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
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避迹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

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
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
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
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
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
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
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

請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

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
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
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
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
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
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
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

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